

◆宝庆人物

初识刘人岛

杨震

我认识刘人岛先生,是在一次聚会上。

此前,我未曾与他谋面,只是闻其大名,知道他是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。通过查询,得知刘人岛是画家、雕塑家、美术评论家、设计家……他早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(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),是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中心主任、教授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。

我又是如何认识刘人岛先生的呢?不久前,我大学同班同学、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赵华先生,想率天津市文艺界代表与湖南文艺家们开展一次“湘津携手,文艺传情”文化交流活动,要我牵个线搭个桥。去年10月份,我们在湖大同学聚会时,赵华作了一首诗,我抄写一遍寄给了他。赵华夸我书法写得有模有样,还裱好挂在了办公室。后来他又专门为我介绍一些天津书法名家指导我,还寄来喻建十等书法大家的签名著作,对我鼓励很大。我因此主动向湖南文

艺界一些前辈请教,如国家一级作曲家肖雅瑜,著名作家石光明,书法大家倪文华、刘广文,画家童治军、刘桂林等等。

那天,我向肖雅瑜汇报“湘津携手,文艺传情”文化交流活动筹备事宜,顺便写了两幅字送给他。肖雅瑜请一大帮邵阳籍好友一起聚,其中特别邀请了石光明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我刚调到长沙时,我的好乡友钟国才女士引荐我认识了石光明。他视我如兄弟,我尊他为兄长。他去年出版了新书《诗狂何处》,我是最早拜读的人之一。光明和雅瑜是文艺创作老搭档,合作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,如《春节是条河》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。

我向光明兄长汇报湘津两地文化交流活动方案时,光明兄长主动把他认识的一些文艺界朋友推荐给我,最后提到了刘人岛。顿时,我兴奋起来。如果能得到人岛老师的指导,那

该有多好!巧就巧在,“说曹操,曹操到”!光明兄长当即收到了人岛老师的微信信息,说周六来长沙,请光明兄长一起聚聚。我试着说想让光明兄长也带我去,毕竟一睹大师风采的机会很难得。不曾想,第二天光明兄长把他和人岛老师的微信聊天内容截图发给了我。人岛老师十分欢迎我一起参加聚会,言辞里可见人岛老师很谦和、很细致、很温暖。

聚会的那天晚上,参加人员真是高朋满座。光明兄长还向大家隆重地推介我,使我无地自容。

说来也是缘分,就在两天前,我将一幅书法作品投给一家报社。后看到报纸电子版,同版面上居然也刊发了刘人岛先生的一幅国画。因为这个原因,我和人岛先生很快用酒对上了话。

我和人岛先生初次相见,却一见如故。

(杨震,邵阳人,中国书画院湖南分院院长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爱与成长

黄田

外孙自呱呱坠地起,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灵动与活泼,不仅聪明伶俐,还心灵手巧。两岁多的时候,外孙在看书、背诵古诗之余,对涂涂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每当手中握着彩笔,他的世界便仿佛只剩下眼前的纸张和心中的想象。那专注的神情,让人不忍打扰。读美术设计专业的女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,教他画画的想法在心中悄然萌生。

为了让外孙能尽情发挥创意,女儿为他精心挑选了电子画板。这个画板对于年幼的外孙来说,简直是神奇的宝贝。画不好时,只需轻轻一按,便能擦掉重来,方便又有趣。而外孙最喜欢画的,便是那温暖的太阳和花花绿绿的蘑菇。

女儿教孩子画画,方法多样且充满巧思。她常常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,观察花草树木、飞鸟虫鱼的形态和色彩。比如在公园里看到一朵盛开的玫瑰,女儿会引导孩子仔细观察花瓣的形状、颜色的渐变以及叶子的纹理,然后回到家让他试着画出来。通过这种方式,外孙的观察力和表现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

女儿还会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,然后让他根据故事的情节来画画。比如讲《小红帽》的故事,就让外孙画出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大灰狼的场景。这样不仅激发了外孙的想象力,还让他在画画中更好地理解故事中的情感。同时,女儿还给孩子一些简单的主题,如“未来的城市”“海底世界”等,让他自由发挥,不受任何束缚地去创作。外孙常常会画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奇妙画面,展现出他独特的思维和创造力。

此外,平日里,女儿会耐心地教孩子描绘高山大海、蓝天白云等。她轻柔地对孩子说:“宝贝,你看这高山,要有雄伟的轮廓;大海呢,要有波涛汹涌的感觉。”女儿一边说,一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形状。外孙眨着大眼睛,听得入神,

小手紧紧握着画笔,努力地尝试着。经过一番传教授业解惑,他竟然能够在画板上独立“创作”了。

记得有一次,外孙决定画一幅湖泊。他没有选择临摹,也不是照葫芦画瓢,而是胸有成竹地凭借着记忆力和想象力开始动笔。他首先在近处画了几条灵动的波浪线,那线条虽歪歪扭扭,却充满了童真的活力。接着,他画了几尾形态各异的鱼,有的在嬉戏,有的在吐泡泡。然后,他又在湖边添上了几朵娇艳的荷花,花瓣的形状和颜色都处理得十分有趣。再往远处,他画了一些树木,那树木的形状像是在风中摇曳。还有几座小小的房子,屋顶的烟囱还冒着袅袅炊烟。最后,他在天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太阳,周围飘着几片洁白的云朵。

完成这幅作品后,外孙蹦蹦跳跳地跑到女儿面前,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,小手高高地举着画板,奶声奶气地说:“妈妈,看我画的!”女儿接过画板,眼中满是惊喜和欣慰,不住地夸赞着。后来,女儿又买了许多A4纸,让他有更广阔的创作空间。外孙在这些纸上画的画越来越像模像样,有可爱的小动物,有美丽的花园,还有温馨的家庭。

在女儿的悉心教导下,外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他的画在幼儿园的绘画比赛中多次获奖,还被老师张贴在幼儿园的展示墙上,成为其他小朋友学习的榜样。更重要的是,画画让外孙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。他愿意与小伙伴们分享自己的绘画心得,也乐于用画笔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
每逢家庭聚会,亲戚们看到外孙的画作,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,称赞他为“小画家”。

如今,看着那些被外孙用心描绘的画作,我仿佛看到了一颗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心灵在不断成长。女儿的耐心教导,外孙的努力学习,共同绘制出了一幅关于爱与成长的美丽画卷。

◆樟树坳茶座

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

周琨

难道闲情抛掷久?每到秋来,惆怅还依旧。近几日常余定了定思绪,反而琢磨上了一个问题——究竟什么叫做“道理”呢?

有人说道理是天时,春有东风,秋有西风,春行东风万物生焉,秋行西风万物伏焉,四季有常,万物方得以生息。也有人说道理是地利,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……可合在一起一想,世间万事万物似乎都只有一个理,各人站的位置不同,看法不同而已。譬如看一条河的对岸,站在河的南边,北边就是对岸;站在河的北边,南边就是对岸。

我参加公安工作的第一站是在城乡结合部的派出所。我那时年轻气盛,满心认为是来侦破大案要案的,结果却是无穷尽的鸡毛蒜皮。家长里短式的矛盾纠纷调解,让我这个自封的“破案高手”倍感焦虑。想着自己反正锻炼到期就会回到局机关,我便一天一天地嚼着日子,念着归期。面对矛盾纠纷,总是想着当“老好人”“万金油”,觉得凭自己的嘴皮子就可以游刃有余。那时我便想当然地认为,基层工作的道理就是左右逢源。

现实当然会狠狠教育每一个想当然的孩子。我记得那是某个冬天的一天,很冷,我调解完一起家庭矛盾后已过了中午饭点,正准备去往食堂安抚一下肚子。这时,一个衣衫单薄、情绪激动的妇女挡住我的去路。我认得她,她来过所里两次,同事说这个人固执不听劝。我便先入为主,心想这下麻烦了,但还是耐下性子试图听懂她在说什么。原来,她和人合伙开了一个洗衣店,她既是老板也负责在店里具体为客人洗衣登记,洗衣店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。其合伙人将店铺转卖,并以她经常收顾客钱不入账且故意遗失账本为由,店铺转卖的钱

一分都没有给她……她越说越激动,说:“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,知道你们不会帮我解决问题,只会‘和稀泥’。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还能去找谁了,不解决我就只能一直来。”也正是这一句“不知道还能找谁了”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,让我想起了入警时承诺的“服务人民”那句铮铮誓言。

我找到之前调解的同事,了解了相关情况,发现之前的调解没有触及不到问题的根源所在。我默念着“人民”二字,恍然间我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切切实实的群众利益,而经济纠纷只是一层外衣。而我要做的就是剥开这层外衣,直达群众利益。想清楚以后,我果断调取了洗衣店的户外监控逐帧寻找账本,并且调取了她每一次入账的记录。这远比红口白牙来得直接,其合伙人很快承认了私盗账本和故意污蔑的事实。而她仅仅要到本属于她的利益后,就原谅了对方。我愤懑,但我理解,她是一个淳朴的人。

在短短几个月的派出所工作中,我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本地方言,常常和群众聊一些家长里短,那些生硬的法条也化为了一些浅显易懂的话语,执法的尺度也部分转化为了温度。在这里,我学会了适应、转变、妥协。

俗语云:“万言万当,不如一默。”默不是避世。默是要保持内心的静默,要更坚定地秉持入世初心、处世本心。这是原则,也是我苦苦寻求的“道理”。林清玄说:“以清净心看世界,以欢喜心过生活,以平常心生情味,以柔软心除挂碍。”守此本心,再无挂碍。

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落笔至此,豁然开朗。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!

(周琨,任职于市公安局,市作家协会会员)



南山胜境

曾晓红 摄

◆漫游湘西南

流光湖秋色

申云贵

在秋天,我和流光湖终于有了一次难忘的约会。

我是沿着一条小溪找到它的。我跟着小溪转一个弯,又转一个弯,一直转到一道瀑布前。站在瀑布下,轰鸣的水声,像万马奔腾,震耳欲聋。雪白的水倾泻下来,飞珠溅玉,水汽缭绕。有些调皮的水珠竟飞到我的脸上,飞到我的脖子上,亲我,吻我,凉凉的、痒痒的感觉,让我飘飘欲仙。

瀑布是从流光湖的堤坝上垂下来的。登上堤坝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翡翠般的水。水被山包围,水是绿的,山也是绿的。满眼的绿,绿得你能忘了名利,忘了荣辱,忘了尘世间的一切。

太阳从山顶的树梢冒出来,一脸甜甜的笑。此时的流光湖,像一个害羞的姑娘,身上披着薄薄的轻纱。风柔柔地吹来,像一只无形的手,柔柔地拂开姑娘身上的轻纱……风继续柔柔地吹,湖面荡起粼粼细波。山影,树影,蓝天白云的影子,落进水里,像一幅镶在明镜里的画。几条鱼儿悠闲地闯进画里,其中一条红鲤鱼猛地一摆尾,转了个身,其他鱼儿也纷纷摇头摆尾,顿时画开始晃动……

堤坝左侧有一大片荷。几枝粉红色的荷花远远地眺望我,她们是在等

待故人还是留恋夏天?荷花旁边,有两只羽毛鲜艳的鸟在水面嬉戏,一会交头接耳,一会又你追我赶。这是一对鸳鸯吗?我相信,我看到的就是“鸳鸯戏水”。

我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,时而有受惊的野鸭扑进水里。湖边长满郁郁葱葱的植物,松树和竹子是主角。黄灿灿的野菊花,一丛丛,一簇簇,躲在草丛中,好像是受了夜的欺负,花瓣上,叶子上,还挂着晶莹的“泪”。一株株垂柳却仿佛半老的徐娘,对着湖面轻轻地梳着斑斑的长发。还有一种野藤,把根扎在坡上,却把“肢体”伸向湖面,藤上挂满白色的小星星。

走到山的转角处,眼前出现一个小平台。站在平台上,眼前的部分湖面像一弯月牙。我站的位置是“月弓”的中心处。堤坝是一个“月尖”,另一个“月尖”在斜对面山脚。以月牙的弓部为中心,反着金光的波纹一会从这边“月尖”慢慢铺展过来,一会又从那边“月尖”缓缓铺展回去;一会从“月弓”向“月尖”扩散,一会又从“月尖”向“月弓”收拢,真的像流动的光,变化万千。我想,流光湖或许就是因此而得名吧。

我继续往前走,一直走到另一个“月尖”。这里是山崖的底部。长满青

苔、又湿又滑的湖岸边竖着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几个大字:此处是深潭,连着地下河,危险,请勿靠近,请勿下水。在这块木牌的下方,还有一块半躺着的石碑。我用手拂开上面的青苔,碑上现出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文字:“大清……年……学士经过……见此……”流光湖以前叫流光岭水库,主要功能是防洪、发电和灌溉,现在成了旅游胜地,有一桥三岛九井十八湾。但从这块残碑上看,流光湖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一条石板铺成的小径通往山上。拾级而上,但觉凉风习习,有桂花的清香扑鼻而来。行了二十多级,看到一群鸡引颈昂首向我致意。又走了三十多级,坡上出现了一片橘林。橘子密密麻麻挤在枝叶间,把它们的树压得弯腰垂头。我张嘴“啊”了几声,没人理我。不由想起小时候偷橘子的事:入夜,我和几个“志同道合”的伙伴,溜进别人承包的橘园,手刚摸着橘子,就被看园的狗发现了。大伙连滚带爬逃出橘园,手也被荆棘划破了,脚也摔肿了……如今,长满果子的树站在大路边,过路人看到,不会动手摘,至多说一声:“啊,好多果子!”

终于到了山顶。此刻,太阳笑得更灿烂,游人来了,钓鱼的人也来了;半空中,一只水鸟在不停地盘旋;田野里,散布着一块块金色的稻田;而流光湖,静静地躺着,从容地把艳丽和素淡的一切,都纳入眼眸。